

追忆



漫画大师方成先生走了,享年100岁整。他走得安然泰然,可说是功德圆满,寿终正寝。虽不像英年早逝者给亲人朋友带来锥心的震痛,追忆着,品味着,对这样一位老人的离去,却牵起种种沉沉绵绵的悲哀和不舍。

追忆闪回到半个世纪前。那年初冬,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我们共同供职的《人民日报》社派我们一行人组成了“四清”工作队,去京郊房山县五侯公社进行“四清”。为了发动群众,撬动“四不清”干部坦白交代他们“四不清”问题,工作队本着乌兰牧骑的方式,抽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其中就有方成和我。分工是,由我写和导,由他绘画和置景。为了工作方便,我俩还被同时安排在一位贫农单身汉的大炕上。以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与这样一位当时已名满画界的大家同出同进、共睡一铺大炕,真是时时有种惶悚。他却不然,在我写出一个独幕话剧并为宣传队排练时,他已写了一段相声并辅导两位队员排练,我不禁问:“您怎么还对相声感兴趣?”他笑说:“外行了吧,漫画和相声是兄弟,不过一个用手,一个用嘴,一样地给人们带来欢笑、思考和褒贬……告诉你个秘密,我最好的朋友是侯宝林。”接着,他给我讲了他们多年的交往和情谊。

他的思维十分敏捷,为了跟上形势需要、宣传多样化,他提出因陋就简,利用我俩的长处,合编幻灯片:我写脚本,他画幻灯片,戏也分场,幻灯片中的人物可上、可下、可交集,情形大体如皮影戏。演出更简便,背着个幻灯机,可上山,可下村,支上幻灯机后,他操作,我配音,后来还发展为配乐,不用太多人,我们俩就可胜

以善为怀 以真为宗 以美为求

——追忆方成

□李硕儒

任。这个设想立即得到领导认可。于是进入创作,几天几夜的写作、脚本完成后,我的贪睡来了,每晚到了十来点钟就睁不开眼,他则仍是神采奕奕,让我先睡。不知有多少次,我已睡了一觉,睁眼看他时,他正被创作的快乐搅得自言自语着,审视着自己的画稿。看着他的陶醉与兴奋,我一边被感染,一边担心他的身体,提醒说:“睡吧,都快两点了。”他歉意地说:“把你吵醒了?”我说:“哪里?是想方便一下。”于是爬起往外跑。他也紧跟其后。我们跑到屋墙后面,他笑笑说:“我们真是老头放鹰。”我不明其意,问:“敢问何意?”他顽皮地看看我:“出门就撒鹰!”刚才的睡意全被他逗醒了,深冬太冷,我又入了被窝,他则在地炉下又添了一撮煤。我问:“还不睡?”他说,“你正年轻,是要睡足。我已这个年纪,每天有4个小时睡眠足够,何况正在兴头上,你睡你的。”

那部幻灯片完成时适逢一场大雪,第二天清晨,雪霁初晴,我俩分别背着幻灯机、幕布等放映设备,沐着朝阳雪光,踩着厚实小腿的积雪,朝着半山的天开大队进发。因为昨晚接到“四清”分团通知,为配合天开大队“四不清”干部的攻坚会,要我们当晚在那里演出。山陡雪滑,每迈一步都要用尽全力,他突然一个趔趄,半条腿埋入雪里,我正要扶他,他笑说:“坏了,枕头湿了。”

久在身边,我已摸出他的语境、语态和语式,稍一思索,我不尽哈哈大笑:“枕着湿枕头,您还不得4点入睡?”

“没关系,裤腰在外,裤腿在内,不就得了!”“还是您聪明。”这样的哑谜只有我俩知道,因为为减轻行李重量,我们都没带太多卧具,夜里只把棉裤叠起来权作枕头,那一夜,因为演出成功,枕着半湿的“枕头”,尤其睡得安稳。

第二天,我们就成了天开的名人。中午吃饭时,那家贫农专门为我们蒸了小米干饭,撤去了为省粮而惯常掺在饭里的白薯块儿。聊天中得知,这家女主人是一位才满25岁的妇女,可她炕上炕下的孩子竟有七个。我好奇地问:“这么多个头差不多的孩子,你数得过来吗,要是晚上丢一个怎么办?”那女人笑说:“丢不了,到晚上他们都睡下后,我就数脑袋。”“要是有人钻入被窝呢?”我还是好奇,“那就数炕下的

鞋嘛!”方成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那女人找到了知音:“还是老方有经验,你家孩儿比我多吧?是不是你就天天晚上数鞋?”方成躲过这问话,转向我说:“你先问他。”那女人端详着我问:“老李几个孩儿?”“四个。”她半信半疑地:“你多大?”为了显得老成,我们工作队员大多穿一套土黄色旧棉军装,狗皮帽子,胡子很少去刮,我摸了摸满脸落腮胡子:“才41岁。”女人点点头:“老方呢?”方成认真地说:“我跟他爸同岁。”我看看他:“怎么会?”“你爸不是属虎吗?我也是。”我还有些诧异:“你比我爸样子年轻多了……”他说:“别忘了,我是广东人,虽然面皮长得黑,但是黑中透亮,光溜。”

那女人笑着:“城里人就是比乡下人年轻,连老李也比乡下40岁的男人年轻多了!”她说的不假,我那年才25岁,与她同龄,可还是个单身汉,哪里来的4个孩子?不过逗逗她。

幽默话家常,不光缓解了天天讲阶级斗争的紧张,也增进了与农民的感情,不几天,这个村的人们都知道了方成和我爸同岁,于是他们又猜着我们的年龄是真是假。当我们回到五侯公社我们的驻地时,单身汉房东的前列腺却得了病,他不停地起夜尿尿,有时又憋了好久而尿不出……他高高大大,憨厚质朴,40已过,既未娶亲也无对象,突然得了此病,怎不着急。他着急就更是忽起忽卧地不语,方成着急则是一会儿跑到分团办公室,给报社同事打电话,托他们与协和医院联系,一会儿去长途汽车站为房东买去北京的车票,更难的是,我们这位房东既不识字,又从没走出过这个公社,一说去北京看病,他是既向往又害怕,生怕自己走丢再找不回这个家。此时的方成就像带孩子一样,为他装足钱,画好路线图,亲自送他坐到长途车上后,又急着给报社同事打电话,嘱咐他去长途车站接到后直接送往协和医院,直到陪房东看病的同事来了电话,他才放心下来。

大约20天后,房东春风满面地回来了,说是经过详细检查和治疗后,已完全康复,不过是一些炎症。这房东去了趟北京,似乎开化多了,虽仍是话语不多,却天天晚上给我们在地炉上烤白薯吃,吃着那甜香的烤白薯,方成拍了他一下后背说:“老弟,别光知道给我们烤白薯吃,从明天起,就抓紧搞对象去,我们还等着喝你喜酒



呢!”房东还是嘻嘻笑着:“谁不想。”可惜,直到我们离村,也没听到他有对象的消息。

“四清”未尽,“文革”骤起,我们回到报社不久,我就收到调往内蒙古杭锦旗后旗的调令,人事

处严正申明,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中央直属机关下放三分之一干部去基层,严词赫赫,必须照章执行。这对于时年26岁、事业爱情之花刚刚绽放的我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天塌地陷,日复一日,我只感到自己正从云天坠落。此时,方成约我去他家坐坐,当我走入他家客厅时,桌上已摆满酒菜,他笑迎我说:“老婆上班,孩子上学,中午都不回来,就咱俩,好好喝喝。”

顿时,满身热流从全身涌入喉头,我半晌说不出话,尽管我们已共睡一条炕近一年,尽管我们几乎无话不说,可论年资,他与家父同庚;论成就,他已是画界宿将,在我即将“发配”塞外时,他还为我家摆酒饯行,此情此义我真是肺腑俱焚。我仍说不出话,只是举起酒杯,恭敬地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就举杯而尽,不知是感其深情,还是因第一次喝如此烈性的白兰地,饮下之后,我就洒泪横流。

他为我撺了些菜,说:“别急,慢慢喝……酒能助兴,酒能谈心,你就要走了,我这才请你来家里。”

我又举起酒杯:我知道您的心意。是啊,就要走了,拖着一些未了的事,带着一些未了的情……当我饮下第二杯白兰地时,已没有了开始的辣、呛,竟是一身的熨帖。

他也叫了一口,说:“其实,人生就像一条河,一条长长的河,你这条河刚刚流出源头,未来长得很,眼下可能低迴婉转,未来或许还会遇到些激流险滩,将来说不定就流成一条奔腾澎湃的大河。”

那天的方成隐去了他惯常的悠然,从语言到神态,流出的全是长者的温馨、慈爱 and 诗情,这慈心和诗情温暖了我几十年。遗憾且歉疚的是,我后来从内蒙古回北京又去了美国,始终时空翻转、履痕不定,很少去看望他,屡屡得知他岁月静好、老境安妥后,也就放下心来。原以为以他的心态环境,还要岁月长流,岂知到了100整岁时,他竟谢世西归了,这或许也是他的处世风格?一生以善为怀,以真为宗,以美为求。幽默天,幽默地,幽默人,以他的大智慧大手笔,给人生带来了那么多的欢笑、警示和教诲。当读到他的简历时,我得知,他当年还是幽了我一默,他口口声声说与家父同庚,其实,他比家父整整小了4岁。

书林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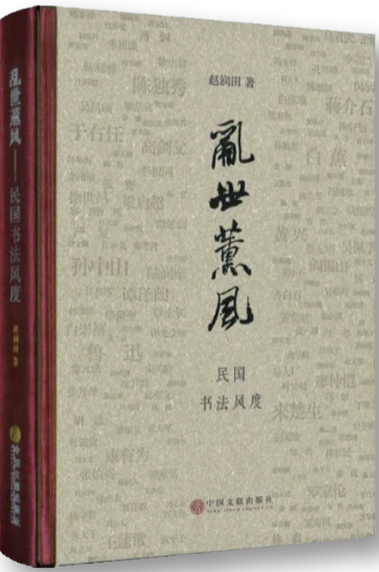
赵润田的《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最近再版了,受到许多读者喜爱。这部历史文化著作是属于“长销书”一类的出版物,所述内容不受热点潮流限制,生命力反倒显得坚韧久长。看得出,作者对传统书法艺术和历史人物兼有研究。这部书选择了一个特殊时间段:从清帝逊位至1949年,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期;同时,这部书也选择了一个文化聚焦点:书法艺术的传承和嬗变,这是数千年毛笔书写走向终结的最后一曲。

当然,作为一部有着艺术评述宗旨的专著,该书的严肃性自然存在,作者评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书法的艺术特征和繁荣情形,展示具有典型意义的书法人物活动状态,从文化学、审美学的角度追溯其嬗变、发展和繁荣的深刻动因,并以娓娓而谈的独特文学语言贡献于读者面前,使人在轻松愉悦中领略学术成果。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民风发生前所未有的之大裂变的特定时期,书法也发生了重大历史突破,取得极大艺术成就,对后世具有重要启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和事件淡出历史视野而变得野逸无闻,同时出现学术空泛,对民国书法的认知和评价很不到位。该书重拾这一历史链条,探究民国书法繁荣的奥秘,深入收集历史资料,对民国书法人物和成就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展示,具有宝贵的学术价值和普及意义。

作者集历史、艺术和文学三者的深厚底蕴,通过全景式民国书法艺术展示和文化评述使全书具有独到价值。同时该书熔铸了大量史实,其中不乏少有人知的人物掌故和历史珍闻,因此也会得到民国文化探索者的喜爱。书中荟集了259位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煌赫的历史人物的书法作品,这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阵容、书法阵容,他们也许在信仰、政治、军事等方面非属同一营垒,甚至曾经势不两立,然而,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在书法艺术这一领域,却联手奏响了撼人心魄的文化交响乐,那是中国毛笔时代的终结之曲,当农耕文明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书坛出人意表地超拔雄健,猛士如云唱大风。

这样一段特殊历史的风云人物以书法为焦点齐聚一书,作者下了极大功夫的。作者在《序言》中透露,实际上远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对这段历史的艺术人生产生兴趣,并着手收集资料。最初出于好艺之心的个



人兴趣,而作为一名媒体人和文史工作者而言,一切个人兴趣其实都通往专门研究和写作方向。无法想象,一个对艺术兴趣不大、感触不深的作家会以现代中国书法艺术为写作内容。而赵润田恰恰是对历史、艺术和文学三者都一直保持热情的文史作家,他除了《乱世薰风——民国书法风度》之外,还曾写作、出版了《寻找北京城》《一门一世界》《撕裂北京的那一年》等多本文史著作。北京电视台曾在晚间新闻中以“老北京胡同文化的记录者”为题对他进行过专题报道,其缘由则是赵润田曾在十几年间对深藏在北京街巷中的建筑进行摄影留存,积蓄了大量珍贵的建筑文化图片,并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散见在杂志、报纸的文章中发挥作用,赵润田曾是一位媒体记者,对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有着天然敏感度,当他把这种思维特点投射到渐行渐远的上世纪艺术文化领域的时候,他同样深切感受到时代变化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所以,他着手做了一件并不好做的事情,收集资料,将进入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书法特征进行研究,最终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

该书在相当程度上做到“真、美、雅、趣”共举。书中所遴选的图片力求避免赝品。众所周知,市场前提下,社会上涌出不少历史人物的赝品伪作,写作艺术史必须慧眼识真假,不能被假象所迷惑,此为“真”;这部书的设计极有个性创意,无论是外观还是内文,相信人见人爱;由于该书的内容所涉,都是现代史上风云人物的书法成就,造就了该书的高雅气质;而所谓“趣”,更多地体现在这些传主的书法人生所留下的遗闻轶事。这几点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图片和语言的共同作用烘托出来。

翻阅此书,读者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在历史、艺术和文学之间行走的人所写的书。那些大量珍稀的书法图片固然精美可赏,单单只是文字,每一篇也都可以当作优美独特的散文来读。这正是一个“文”与“史”并重,“写”与“玩”共举的作家所具有的特点。一直以来,赵润田对文章的叙述语言有独到的追求。他主张,读书就是一读文字,所有的思想、情感和议论都是通过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字无趣,屈屈聱聱,死板机械,必然无人爱读。他对古典文学下力极深,写文章特别讲究凝练,他反对使用浮光掠影的“大词”,而是在貌似平易中徐徐散发独有的韵味,追求素朴之中寓美感,这其实很难,归根到底须得力于学养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功力。

国家艺术基金召开2019年度资助项目评审专家大会

8月24日,国家艺术基金召开2019年度资助项目评审专家大会。会议对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情况做了简要说明:受理期内,最终共有5735个机构和个人确认提交9296个项目,申请资助资金总额约85亿,与上一年度相比,申报项目总量增加了2344项,增幅为33.7%,创历史新高。从项目类型看,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舞台艺术创作、传播交流推广和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的申报数量较上一年度均有增长;从申报主体类型看,国有单位、机构申报项目数量增加约1200项,非国有单位、机构申报项目数量增加约150项;从申报项目实施计划看,在2019至2020年间,1380个传播交流推广申报项目拟开展1.28万场舞台演出和约4200场展览;从项目申报方案的准备情况看,各艺术单位、机构和艺术工作

者注意精心策划,认真准备,辅助材料更为完整,预算填报更为规范,申报项目的数量、质量不断提高,为下一步参与项目评审工作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

会议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艺术基金取得的新进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2019年度资助项目评审工作提出要求: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要确保项目质量水准,进一步推动形成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环境;要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运行体系,努力探索适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艺术基金管理模式;要持续加强专家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水准的专家队伍;要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透明度,让艺术基金在阳光下运行。(许莹)

19部戏剧佳作汇聚2018北京喜剧周

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剧协承办的“2018北京喜剧周”将于9月10日至28日亮相首都舞台。本届喜剧周以“喜剧就是力量”为主题,包括青年原创喜剧力量、中国传统喜剧元素、国外经典喜剧三大内容。届时,来自中外的16部戏剧佳作、3部国外经典NT live将轮番上演,更有喜剧高端论坛等线下活动的全面铺展。由王宝社编剧、西安话剧院演出的喜剧《吼秦腔》将作为开幕大戏,压轴大戏为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喜剧院带来的喜剧《钦差大臣》。参演剧目中,《吼秦腔》《新风还巢》《看钱奴》均以中

国传统喜剧元素为切入点,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喜剧元素;国家大剧院出品的《仲夏夜之梦》再现了莎士比亚笔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故事;改编自莎翁作品的音乐剧《莎翁的情书》将四段经典爱情故事融为一体,使观众体味不同的戏剧滋味。此外,关注当下青年生活、工作、情感的当代话剧,也是本届喜剧周关注的焦点,如探讨新型生活模式的《结伴关系》,记录追梦“北漂”青年苦乐年华的《彼岸》等。喜剧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喜剧高端论坛,以“丑角的艺术”为题,探讨“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和国外经典戏剧中的小丑”的艺术。(余非)

儿童剧《神奇的羽毛笔》上演

由孙晓鹏执导、取材自俄罗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的儿童剧《神奇的羽毛笔》8月25日在成都首演。该剧讲述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度,相传有一支神奇的羽毛笔,拥有这支笔的人就能找到此生永恒的幸福。有一天,一位商人无意间发现了这支羽毛笔,将它送给了自己的女儿伊莲娜。夜幕降临,羽毛笔即刻幻化成一位忧伤的王子。他告诉伊莲娜,自己受到邪恶巫师的诅咒,身体与灵魂被迫分开,只有善良的女孩才能不畏艰险,最终解救他的身体,让他重获自由。伊莲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历经考验,甚至不惜以牺牲自我的方式最终解救出

了王子并赢得了他的心。

谈及此次创作,孙晓鹏表示,该剧以儿童视角解读绘本故事,呈现出一个成年人可以找寻遗失的美好,孩子们可以寓教于乐的纯真世界。“从主题内容上讲,对我来说没有截然分开的成人和儿童世界。在这个剧中,我们要表达的爱、友谊、勇敢、信任与关怀,也是成人世界依然需要的。”孙晓鹏说,“这出剧不仅能打动孩子,陪同孩子来观剧的父母也会有所触动,在帷幕落下离开剧场的那一刻,他们握住孩子的手会更加温暖。”据悉,该剧首演之后将开启全国巡演。(白艳)